

中庸原解

上

信
B.C. 12
2196
1



仁信
2196
1-3

錦城大田先生著

中庸原解

如予所解有戾作者
原義幸以見教立地
改悔稽首請教

多稼軒藏



中庸原解序
聖人之經得漢宋傳註始昭明於天下後世其
功亦偉矣雖然漢宋名儒其所解釋不能無謬
誤今以中庸一篇論之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
謂道脩道之謂教下文應之曰自誠明謂之性
自明誠謂之教教者教學之謂也朱子以為禮
樂刑政之屬則誤矣曰王天下有三重上文曰
德位時下文曰善尊微三重之義昭然明白鄭
玄以為三王之禮朱子以為議禮制度考文誤

序

矣。曰。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是與不顯文王之德同。下文應之曰。我懷明德。不大聲以色。顯德明德。本是一義。朱子以爲幽深玄遠之德。則誤矣。夫聖人之經。萬世之書也。漢唐儒氏所誤。宋元儒氏正之。宋元儒氏所誤。明清儒氏正之。天象地理之學。古人所誤。後人相尋正之。以明乎今日矣。凡天下萬事皆然。何獨於經義疑之。如其傳之奮。尊奉之乎。宋不如唐。唐不如魏晉。魏晉不如兩漢。是不通之論也。要之黨漢唐而

斥宋元黨宋元而駁漢唐。皆學者私情。非所以公於古今也。又非所以忠於聖經也。語云。君子不黨。又曰。可者與之。不可者改之。是萬世學經之甲令也。吾錦城先生負英邁之資。抱卓偉之才。學窮古今。識貫天人。自幼學經。五十年如一日矣。是故其學於經最精。所謂精義入神者乎。常奉漢宋儒氏之言。不敢慢也。雖然。又常憂漢學雜五行緯候。宋學徃徃流老莊禪氏。欲復諸孔孟之奮。而粹然而純矣。是故其解經不黨

漢宋可者。與之。不可者。改之。一如孔夫子之遺意也。先著大學原解。今又著中庸原解。其明白正大。一出於公平之量。毫無所偏黨。而能得古人之原意。於二千歲之下焉。豈不亦偉乎。公明君子。一見之者。當自知之。又何待吾輩之贊乎。昔時

王室盛時。以漢魏傳註。立于學官。同六朝唐宋之制。我

永樂之制。皆循彼王之制。得時之宜者也。延天之盛。學行於上。雖然。其學不過記誦詞章之習也。中世兵亂相尋。此道滅息。今也文運大啓。名儒輩出。窮經之家。比比有之。雖然。其學不過講習漢宋傳註也。曩有一先生。以古學自任。雖然。其言曰。大學非孔氏遺書。中庸中和樂經。錯簡其妄如此。是豈足修明古學乎。又有一先生。以復古自任。雖然。其言曰。大學爲養老乞言之記。中庸抗老子之言。其妄如此。豈足復古道乎。然

則我邦學者實無一人抗衡於古人者也。理經之精論道之明。匡正漢宋儒氏之謬誤。而復諸古道。至吾先生乃其人也。

王室之興。二千年矣。

霸府之興。二百年矣。抗衡於古人。不敢讓者。今有一人出焉。是非我東方之榮乎。九先生之所著述。傳諸彼土。而使滿清校字學者。知東方別有理經明道之士。而匡正中華聖人之邦。漢宋名儒之所誤。吐舌奪氣。是豈非我東方之光華。

乎。通觀古今。同視彼我。豁然大公之人。豈以吾言爲荒唐乎。若夫世之學者。猶黨漢宋枯骨。欲齟齬先生者。區區私情。非敢所辨也。予學先生三十一年于茲矣。於知先生之學。則不敢讓他人也。吾兄春喜亦學先生。欲刊先生之書。蚤沒不果。其子喜之。今茲刊行先生中庸。能繼其先志者也。此舉也。於家庭則孝矣。於聖道則忠矣。而焜耀東方之光華。是豈非一時之盛事乎。文政七年甲申夏四月門人酒井學習之拜撰

夫漢儒之學長于訓詁宋儒之學長于義理然要其歸漢宋之學往往不能無謬誤也鄭康成臆說如用麒麟皮作鼓郊天之類不勝屈指其時孔北海虞仲翔早辨駁之如程朱所謂器亦道道亦器明鏡止水心無將迎虛靈不昧冲漠無朕未有天地之先必竟有此理之類此皆出於佛老家言曖昧不了近堅白同異之辨與聖經坦明之旨毫無關涉故

夫漢儒之學長于訓詁宋儒之學長于義理然要其歸漢宋之學往往不能無謬誤也鄭康成臆說如用麒麟皮作鼓郊天之類不勝屈指其時孔北海虞仲翔早辨駁之如程朱所謂器亦道道亦器明鏡止水心無將迎虛靈不昧冲漠無朕未有天地之先必竟有此理之類此皆出於佛老家言曖昧不了近堅白同異之辨與聖經坦明之旨毫無關涉故

袁小倉謂。至宋釋與儒攙雜。而不可分。信乎
言哉。然則後之學經者。不祖左於漢宋諸儒
之學。務排門戶之見。直以孔孟為歸宿。是為
得之矣。錦城先生自幼學經。至老益精。不襲
漢儒之訓詁。不陷宋儒之理窟。別出特見。自
吾為古發造化之蘊。剖天人之秘。使開明聖
緒。復粲然於今日。力挽狂瀾。一變歸正。先生
之於學。可謂集大成矣。先生嘗告余。以初著

大學原解時。始悟明德新民。為同致一趣。因
引尚書孟子等語證之。及其後解中庸。至詩
懷明德。夫子解為化民。於是知其初所解。與
聖意暗合。昧通。因以語兒。敦曰。吾說得聖人
印可矣。嗚呼。是亦足以見先生之學。優入聖
域矣。余竊察近世學者。亦多下里自好者。滔
滔自不辨。淄澠。如先生之學。所謂鳳鳴朝陽
者也。然世之觀先生。猶斗筭之儒。蟬翼為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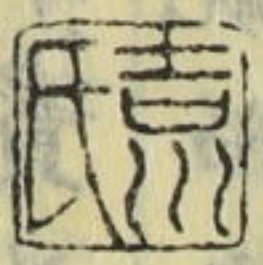
千鈞為輕。黃鐘毀棄。瓦釜雷鳴。自非燃犀之
明。誰能不眩。碧盧混玉哉。故雖先生抱不世
之才。終身屈辱泥塗。與瓦礫無殊。終不能揚
眉吐氣。激昂青雲。其所抱負。實無為當今
之用。吁亦傷哉。故先生此書。以世無明眼之人
終之。讀者至此。其可以不嘔吸而歎喞乎。昔
荀卿身祭酒蘭陵。子雲位不過侍郎。伊川
躬為洛黨渠魁。紫陽晚入慶元黨禁。之數

公者。皆以博師宿儒。跋前疐後。不能得意
於當世。故述往思來。能取貴於後。何則。以
其能獨抒憤懣之思。而觀昭曠之道也。由
此觀之。天將大有為。則苦其心志。饑其體
膚。困心橫慮。行拂亂其所為。豈不亦信乎。
余於是知天之於先生。其亦不遇然矣。先生
研朱滴露之業。五十年於茲矣。其所著述
書。既近等身。今此書實先生之一斑也。雖

然。是亦先生焦思苦心。真積所致。先生心血。皆在此諸書。後之鯁生小儒。讀此書者。當如臧榮緒於五經可也。

文政七年歲次甲申春三月之吉

門人 大尾張 吉川庸之中并書



夫孔孟之道。至於程朱。始得其統。故程朱之學。比諸漢儒。固不可不謂進一格也。雖然。至其說性命天人之理。攙雜佛老。動流異端。是以其流徃徃不能無弊也。嘗試論之。及宋寶慶淳祐之際。世有淺見寡聞之士。自視無堪。以為進取之地。輒亦自附於道學。

之名。裒衣博帶。舜趨禹步。或抄節語類。以資高談。或閉眉合睫。號為默識。而叩擊其所學。則於古今無所聞知。考驗其所行。則於義利無所分別。遂使小人得以藉口為偽學之目。而君子受玉石俱焚之禍。首啓兵釁。宋社亦屋。是程朱之學。其弊從可見矣。至

明王守仁始倡良知良能之說。以鼓動海內。其於程朱大同而小異也。嘉靖以後天下學者。染王氏之遺毒。偶有所窺。則欲盡廢先儒之說。而出其上。不學則借一貫之言。以文其陋。無行則逃性命之鄉。以使人不可詰。故王門高弟。為泰州龍溪二人。泰州之學。一傳而為顏山農。再傳

而為羅近溪趙大州。龍溪之學一傳而為
何心隱。再傳而為李卓吾陶石簣。世愈
下。而學愈下。其終至天下儒雅衰弊。而
國運不大振。闖獻賊起。明宗盪覆。是
程朱之學。其弊亦從可見矣。昔范文子
論王弼何晏之罪。深於桀紂。以其一時
之患輕。歷代之害重。自喪之惡小。迷衆之

罪大也。蘇子瞻謂李斯亂天下。至於焚
書坑儒。皆出於其師荀况。為高談異論。
而不顧者也。今就武子子瞻之言。以論之。
則程朱之罪。亦豈必在荀况王晏之下哉。
嗚呼。使當今有武子子瞻其人。則程朱
亦不能免作俑之譏也。如近清之名宿。
袁子才紀曉嵐之徒。務排宋學。不敢佞

之其見卓矣。余游于先生之門于茲有
年矣。然材下學淺。於先生之學。未能窺
其一斑也。唯及先生至。說性命天人之
理。常教誨子弟。以宋學之流於異端為
戒。余未嘗不傾聽其言也。今先生書成。見
囑以序。因以所嘗聞先生之言。點綴以
弁卷首。若夫先生此書。剖天人之秘。發

造化之蘊。世固有有識明眼之人。其必
知之。亦豈待余沾沾之辨哉。因序。
文政七年二月念八日

門人 江戸 宇佐美敬明德卿謹誌



百世固不可貴宰相而賤儒者也。故房杜之功非不盛于唐而存于今日者。韓李之文耳。韓范之業非不律于宋而傳于後世者。程朱之學耳。韓文公曰。孟子之功不在禹之下。然則房杜韓范之功不出於韓李程朱之上。蓋可見矣。雖然。天下之賤儒久矣。是不特世人之罪。又儒者自招其侮也。當今之儒。有富豪者。為聚財數萬。堆書充棟。輿馬赫奕。衣服舊麗。而汲汲乎名利之中。而不知終身作何等事業矣。有放誕者。為食酒使氣。會客聚徒。而詈人于廣空。中自目為高矣。而不知終身作何等事業矣。有勤恪者。為視地而後敢行。願足而後敢立。朝讀語錄。夕講大極。齟齬然。

而為鄙細之節。自以為得聖賢道統矣。而不知終身作何等事業矣。天下之人。以為儒者之業止如此而已。故其賤之也宜矣。錦城先生講經于江戶。三十季矣。著書等身。故入其室者。殆如入武庫。五兵奪目矣。其事業之偉。蓋可知矣。且也。家有清俸。而足以濟飢寒。門堆束修。而足以買書籍。而恭儉自持。澹泊自甘。與彼富豪者異矣。平居對客。則溫顏怡色。坐人於春風和氣中。濁醪三杯。薰然自醉。與彼放誕者異矣。見識浩大。議論橫生。故漢宋諸儒。皆未免訛駁。與彼勤恪者異矣。故聞先生之風者。慕其真率矣。讀先生之書者。服其事業。噫。可謂盛矣。其所著九經談。洙泗仁。

說已梓行于世。今又刻中庸原解。而今而後。先生著書。陸續上梓。則天下之人。受其賜也可知矣。然則與夫富豪放誕。勤恪之儒。烟散鳥沒。而不稱于後者。豈可同日而論乎。蓋自千百世以下。視之。先生事業。與宰相之功。其無軒輊優劣。必有辨之者。

文政甲申春三月下浣
門人 信陽小諸加川隆禮有方謹識

常陸

高倉柔立卿書

中庸原解序

道德中庸之中。與射之中。本是一義也。射之中也。高則過。卑則不及。偏乎左則不中。偏乎右亦然。唯其得正中也。是其所以的中也。道德之中亦然。是故周禮曰。中禮和樂。中正之禮。和樂之樂也。荀卿亦曰。禮之中。禮義之中。禮義之中正也。而仲尼燕居曰。恭敬而不中禮。言不的中於禮也。同一中禮也。而一以言中正之禮。一以言的中於禮。可見中正之與的中。無有二義矣。又可見中庸之中。與射之中。本是一義也。古人以射喻道。是其常也。孟子曰。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是喻反求之道也。又曰。

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喻可中也。能者從之。是喻方也。教人之道也。又曰。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是喻聖智之別也。可見射之喻道。古人之常也。夫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本假射者之辭也。此射者之巧也。否則可言怒發。而不可言樂發也。是其取射辭也。明矣。又其此射事也。明矣。至誠聖人。喜怒哀樂之感。發則皆中禮義之節。而無過不及之差焉。若其未感觸。則澹然而靜矣。然而其中節之理。則嚴然而具焉。夫射者之發而中。中而後始知所以中者。拙射也。若其巧者。引而未發。然能知其所以中而後發也。所謂羿之射也。先

中而後發。是之謂也。是可以喻至誠聖人。未發之中矣。是何以能爾。習射之功。久而熟。熟而得其妙也。未發之中亦然。擇善而固執。戒懼慎獨。須臾之頃。不敢離道。能如此。則久而熟。熟而得其誠也。誠則喜怒哀樂之感。已發而中道。未發亦中道。猶射之巧。已發而中。未發亦中也。是故曰。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皆言發而中節也。而固執之要。得誠之方。專在戒懼慎獨。是故其上文說戒懼慎獨。而及此未發已發之中。可以見矣。然則未發之中。別無求之之方。唯在明善擇善。固執而守之。以得至誠而已矣。至誠聖人。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不賞而民勸。不怒

而民威。及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是皆未發而中之比也。又皆未發而中之效也。中庸之所說。子思子之原意。豈不煥然昭明乎。吾七歲而從先兄伯恒受讀此書。童子何知。又唯辨句讀耳。後二十年。竄政辛夷。作中庸考。纂錄經傳之文。可以徵本文者。其所解釋。則取諸家之長。而參以愚得之一焉。自以為略窺古人之微意矣。唯於未發已發之中。別無所發明。姑從晦庵先生性情之說而已矣。心竊不安。自謂求中則已發也。伊川之戒。不可不欽佩也。雖然。不求則無期於得焉。時或靜坐體認。效李愿中之所為。乃慧能所謂。不思善。不思惡。認本來面目。是也。是墮入

浮屠之學也。是晦菴之所悔而戒也。是亦不可不欽佩也。於心不安。然亦終無明悟達也。自是以後。專力於詩書易論孟。略得其要領。於其疑難之義。皆得其解。又明其理。雖然。此未發已發之中。則未免有疑也。常往來於心目之間。不敢忘也。不獨閑居讀書之時為然也。在酒席宴會絲管紛興之時亦然。如此者三十年。如一日也。庚辰之秋。歸自京師。與兒敦講中庸孟子大義。於未發已發。得水火一喻焉。自謂是確然實理。可以解千古之紛矣。於性中性善之義。無復餘蘊。舉以示人。人亦悅其明白痛快。雖然。於吾心則猶未免有疑也。今茲壬午春夏。羸疾在牀。永日無事。出

中庸考於敗麓中。而料理之。忽然而悟發中之爲射辭。以射喻道矣。因而推諸通篇之所說。乃知誠者能如此也。學者當求誠身。而別無求中之方焉。其求中與不求中。實不知中庸之原意者也。吾三十年之疑團。一旦霧散。而此篇二千年之疑義。亦一朝冰釋。豈不亦愉快乎。嗚呼。顧吾之愚陋。豈得通此理乎。其或鬼神之所使。然乎。管敬仲所謂神將通之。然那非歟。夫大學以格物致知爲誠意之本。中庸亦以明善擇善爲誠身之始。然則讀書講理。以明擇其善。戒懼慎獨。以回執其善。是誠之之道也。是求中之方也。有求不求之爭者。讀書之不精。講理之不明也。又何足辨

之乎。夏秋之交。疾少間。乃整理舊考。改名中庸原解。吾豈爲自得子思子之原意乎。又以潭思刻意。原子思子之原意耳。全編之說。多舊考之所得也。今有刪略之者。又有增補之者。唯於未發已發之義。則舊考與新得。雜然出之。或恐讀者之易惑。故今以新得之義。首揭篇端。以告後之學者。嗚呼。吾自受讀此篇。于今五十二年矣。雖然。才薄識淺。學亦寡陋。豈敢自謂久而熟乎。然而不可謂無一得之愚也。若夫黨同伐異。學者通弊。小人之陋習也。吾豈有望於此輩乎。虛氣平心。無所阿私。明能照理者。君子之人也。是吾之所期望也。然則公是公非。取捨之辨。則在後之君子

有難。哀之傷性。樂之溢情。則當喜而喜。不至有害。當怒而怒。不至有難。哀也不至傷性。樂也不至溢情。喜怒哀樂之情。未感未發。然預知其過節之害者。未發之中也。其已感發。不至已甚者。發而中節也。是辨之射。先中而後發也。唯至誠聖人。從容自得。無心而然。學者則當用意用力。猛省提撕。始能如此。是聖九之判也。雖然。解釋此文。如此然後。上自天子。下至庶人。皆可學而能可企而及。聖賢之言。切實人事。治道明白如此。以性情解之。以初生解之。既不切人事。又無用治道。要皆無用之談也。

中節與中道同。中節則不離道也。不中節則離道也。

喜怒哀樂之感。未發而中道。已發而中道。是不離道之第一義也。

孟子論堯舜禹之子曰。其子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以能為也。天也者。自然而然之稱也。謂非人力之所得為也。故其言如此。啓賢而承繼禹之道。聖人之有賢子。固天理之所宜然也。堯舜元聖。而有姦子。是理之所必無也。是豈得謂為理乎。朱子曰。天即理也。照諸孔孟之言。則不通如此。是豈足信乎。

老子以妙斲二字。通貫一書。古文或有如此者。如中庸費隱大小。此一章。唯言君子之道。有顯明者。有隱微者。有大者。有小者。與他章不相關。此章以下。朱子

以費隱二字。附會每章曰。是費也。其所以然之理。乃
隱也。殆似老子妙微矣。是其家學所謂體用顯微之
類也。以此二字。附會聖經。無所往而不可言也。以此
為脈絡貫通。以此為支分條折。要非中庸原意。學者
一掃之而後可也。

附言 終

中庸原解卷之一

加賀大田元貞才佐學

門人下野出井元凱

加賀竹内

同校

中庸

中庸子思子之所作。子思子中之一篇也。子思子
則亡。而此篇載在小戴記中。其別行者。始於宋戴
顛。梁武帝中。於宋胡翼之。司馬君實。盛於二程朱
子。詳見于九經談。
中庸名義及中庸為諸德之矩矱。古以禮義教中
之義。亦詳見于九經談。凡九經談所載。今皆闕之。

中庸原解卷一



厭其重複也。

中庸二字與誠一字其義相通是古人之所不言予近序信濃門人伊藤忠益中庸廷撞略言其義今附錄于此

中者何也無過不及也無偏倚也庸者何也恒久也不易也知過不及之為惡則中之善可知也已知偏倚之為惡則中之善可知也已然則善行之不易者是中庸也

帝昭解國語降衷以衷為善湯中之為善魏晉之人既能知之衷中同字九誠者何也情實無偽也內外一致也陰陽不易也

閑居獨處稠人廣坐行善之不易者是誠也戴德所記大玉官人曰外行不合陰陽隱見克易者非誠者也誠之純一不易先秦之人既能言之伊尹之誥太甲說常德庸德以及一德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伊誥孔子亦曰恒德之固也恒以一德下繫庸之為恒一不易是可以見矣子思子之說誠曰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誠又曰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誠又贊文王之誠曰純亦不已誠之為純一不已是可以見矣

今日所行不異昨日。是恒一不易也。中庸閑居所慎
不異稠人。是純一不已也。誠夫恒一不易與純一
不已為一乎。為二乎。中庸者行善之恒一不易也。
誠者行善之純一不已也。然則中庸二字乃誠之
一字也。誠之一字乃中庸二字也。

中庸一書首說慎獨。欲誠工夫未至聖人之大至誠
以此故也。而從來儒家不說到此義。豈謂能解
中庸乎。

夫躬行失中。過柔則軟弱不立。過剛則狂妄犯人。
政治失中。過寬則法禁縱弛。賊民得幸。過猛則濫
刑濫罰。良民被禍。是故凡百道德以中為準。舜皋

陶所謂直而溫。寬而栗。簡之無傲。剛之無虐。舜典

皆得中之謂也。孔子所謂恭之失勞。慎之失蕙。

直之蔽絞。勇之蔽亂。論語皆失中之謂也。孝為至德。

苟不得其中。則毀不勝喪。比之不慈。不孝。戴氏曾

言之。禮曲忠為令德。苟不得其人。則還害己身。左氏

曾言之。年成道德之要。唯在於中而已矣。是故堯

舜之所命。禹湯之所執。亦唯中之一字而已矣。

雖然。中有一定之中焉。又有隨時之中焉。如喪之

三年。一定之中也。若夫隨時之中。以何知之。孔子

解周易大過曰。剛過而中。中過反對。九中者制也。過

者非中。何以謂之中乎。是乃隨時之中也。矯華侈

之習俗。過儉為中。導怠惰之子弟。過嚴為中。踰越常分。而始當其可。是乃子思子所謂。君子之時中也。時措之宜也。戴氏所謂。當其可。謂之時也。孟子亦言。子莫執中。執中無權。猶執一也。廢執一中之不可以拘泥得也。豈不亦明白乎。是故聖人之導人。高明柔克。沈潛剛克。洪範揚則抑抑則揚。大戴禮子路兼人則退之。冉求之退則進之。論語若夫禮之寧儉。喪之寧戚。與不遜寧固。論語澆浙而行。遲遲吾行。可處而處。可仕而仕。猛皆是時中之妙用也。聖人之學。其於人事治道。切實有用。如布帛菽粟。不可以一日廢也。

後之學者。不通此義。資稟之高者。悅佛老之空妙。卑者。趣管商之功利。其佗記誦之學。詞章之習。於道德之幽微。無所闡發。於天人之蘊奧。無所知解。是故其解本篇。卑者。不達精義。逐文生解而已矣。若夫高者。駸_二乎。走莊禪之域。而不自悟。要皆非中庸之原義也。以上凡世閒萬事。不可不得中也。今以小論大。爨米者。太薪滅火。早則生。晚則焦。遲速不失節。而生熟得中。剛柔不偏。爨者之巧也。食之者。過飢則疴。劣無力。過飽則噫。噦損胃。能適飢飽。以養口腹。攝生之妙也。聖人執中之妙。亦復如此。

鄭玄目錄云。名曰中庸者。以其記中和之為用也。
庸。用也。此言極謬。固不待辨。孔子之孫。子思。及作之。以昭明
聖祖之德。此於別錄。屬通論。正義通論者。通論聖人
之道也。此篇雖在記禮中。不專說禮。而汎說通論
聖人之道義也。大學中庸。劉向共稱為通論。學此
篇者。可不奉之。以為律令乎。
近世有言。老子以聖人之道為偽。是故子思說誠
以抗之。中庸之書。實與老子爭辨之言也。此說實
出于朱子語類。朱子告門人。一時遇然之言。豈足
奉之。以為甲令乎。孟子說仁義。而闢楊墨。雖然。孟
子一書。豈專闢楊墨乎。子思說誠。而排偽。雖然。中

庸一篇。豈專抗老子乎。此等之言。實出於侮蔑子
思焉。其人陰黨告子荀卿。而不悅思孟。故至其徒。
悍然抗言。以毀孟子。可惡之尤者也。

天命之謂性。道之原。率性之謂道。一篇脩道之謂教。道

成所

中庸論道之書也。推道之所原。則出於天性。要道
之所立。則成於教學。故並言性道教三者。雖然。其
所主。則在道之一字。故下文承接之。曰道也者。不
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其主客可見。非大學三
綱領之例也。

天者。彼蒼蒼者。其中有主宰存焉。所謂皇天上帝。

是也。凡世間萬事，不涉人為，自然而然者，是天之所為也。命者，天之所賦于人，稟受之分也。性者，人之所以稟于天生之資質也。道者，人之所由而事物之法則也。率者，率土率由之率，循也。脩者，脩身脩德之脩，治也。教學一致，授道謂之教矣。承道謂之學矣。自上則謂之教矣，自下則謂之學矣。凡經傳言性命，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乾性者剛柔昏明之資，命者死生窮達之分。唯此章及左傳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而生。列子天瑞清輕者上為天，濁重者下為地。沖和氣，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成十年皆指道德之性以為命，性亦天之所

命而生也。指性為命，固無不可者。高誘註淮南子云：帝，主宰也。程叔子原其言曰：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易傳不為不是，禮家祀于郊則稱皇天，祀于明堂則稱上帝。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也。周官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司禮家辨別如此。若夫在諸經則稱天稱帝，皆指蒼蒼主宰之神。曰天命曰帝命。大誥曰惟天不畀，曰惟帝不畀。多曰格于皇天，曰格于上帝。夔皆是互文無有異義。天即帝，帝即天。天之不可以形體解，是可見矣。

罪多。乃能責命于天。是也。學道者。始於畏天。而終於樂天。則可謂知天也已。
孔子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指彼蒼天。主宰造化神靈。董子所謂百神之宗。是也。朱子解之曰。天理也。雖原於高誘。極是失當之言。以禱言之。則天者。昊天上帝之神靈。是豈可以性理解之乎。聖人燔牲祀天。所謂燔柴。爾雅所謂煙祀。周官太宗伯。是也。是亦可言祀理祀性乎。祀理祀性。不通之甚。
朱子解論語云。天理也。解此章云。性即理也。道固理也。子思何不言天。即性。性即道乎。曰。命曰率。殊屬蛇足。夫天者。萬理之所原。性者。衆理之所出。雖

然。直解為理。則失其當矣。聖人祀天。言祀理可乎。孟子曰。養其性。言養理可乎。理則寓於物。而性則寓於人。豈可溷殺乎。說卦云。窮理盡性。而至於命。物理與人性。自是兩事。欲為直截簡徑之言。而不自悟其非矣。非疎則妄。已上天命之謂性。
天理也。帝主宰也。高誘之言。宋儒以道學自負。高自標榜。雖然。細察其所言。出於兩漢魏晉傳注。六朝唐人疏義。十而六七。予少時頗檢出之。是亦學者不可不知也。
凡人之性。有惻隱不忍之心焉。擴充之。於其所忍。則仁不可勝用也。有羞惡不為之心焉。擴充之。於

其所為。則義不可勝用也。有辭讓恭敬之心焉。達之於其所。媒慢爭奪。則禮也。有毀譽是非之心焉。達之於其所。疑惑昏昧。則智也。孟子曰。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道之率性也。如此。若夫民有好色之性。故有婚姻之禮焉。有飲食之性。故有饗宴之儀焉。有和樂之性。故有鐘鼓管絃之音焉。有悲哀之性。故有哀麻哭泣之節焉。父子之親。慈孝之道生焉。兄弟之愛。友悌之道生焉。喜人之善也。有華克之賞焉。怒人之惡也。有分鉞之誅焉。劉安曰。此皆人之所有於性。而聖人之所匡成也。道之率性也。如此。

劉安又曰。率性而行。謂之道。得其天性。謂之德。齊俗訓是雖道家之言。不戾中庸之旨也。

臯陶謨云。天秩有禮。左傳云。禮以順天。天之道也。文十年。樂記云。禮者。天地之序也。樂者。天地之和也。本篇云。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之所生也。凡人之情。愛其兄弟之子。同其子乎。愛其隣之子。同其兄弟之子乎。是愛有差等也。敬賢人。同庸人乎。敬聖人。同賢人乎。是敬有差等。人心自然之等級。是禮也。人情和樂。則且歌且舞。人心自然之和樂。是樂也。臯陶謨云。天命有德。天討有罪。賞罰之謂也。子弟有罪。怒而撻之。是非人情乎。奴僕有功。喜而褒

之是非人情乎。政刑賞罰亦人心之自然也。由是觀之。禮樂刑政亦皆率性之道也。朱子以此四者解教字。豈其然乎。

有道德之性焉。有情欲之性焉。有形色之性焉。仁義禮智我固有之道之與德。人之所稟于天而生者也。故子思曰。率性之謂道。又曰。尊德性而道問學。樂記。德者性之端也。孟子道性善。以四端之心實之。上告子是謂之道德之性矣。情有厚有薄。欲有多有寡。是亦人之所稟于天而生者也。告子曰。食色性也。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又曰。動

心忍性。情欲增益所不能。召公曰。節性。情欲惟日其邁。詔皆指情欲。是謂之情欲之性矣。荀卿言性惡者。不知道德之性。而知情欲之性耳。人之長短肥瘦。其色之白黑青赤。是亦所稟于天而生者也。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是謂之形色之性矣。孟子主張性善。然其所說則有三性焉。是亦學者不可不知也。已上率性之謂道。

道者。天性之固有也。然則為人者。任天性之自然。而不假教學之功。人皆可以為堯舜乎。曰。奚為其然。人之生也。有情欲之感焉。苟肆其情。極其欲。不知所以裁制之。則良心泯焉。天理滅焉。樂記所謂

滅天理而窮人欲者是也。其不為禽獸者，殆希矣。是故聖人有憂之，設為庠序學校，教以人倫，使人養其天分之良，盡其天命之性，而不失為入之道焉。是教導之功也。學習之力也。是故曰：脩道之謂教。教學之不可以已也。如此。

近世儒者，悅告子義外，荀子性惡，而疑孟子性善。於子思德性，及率性之道，如不釋然，以謂假教學之功，則非天性之自然也。是蓋不然。繭之性為絲，然非得工女煮以熟湯，而抽其統紀，則不能成絲也。如言絲者非繭之性，可乎。卵之性為雛，然非慈雌煦煖覆伏，累日積久，則不能成雛也。如言雛者

非卵之性，可乎。人之性，有仁義之資，然非聖人為之法度，而教導之，則不可使鄉道也。如言仁義非人之性，可乎。夫有教而無性，則道者詐偽而已。有性而無教，則道乃泯滅而已。道之原于天性，而成于教學，是其所以涉萬世而不可廢也。

桃李華實之美者也。如生於深山幽谷窮陰沍寒之地，則不能發華結實也。人性固善，而有仁義之資焉。然陷溺利欲，則不能居仁由義也。利欲之措亡良心，又猶沍寒之阨勒桃李也。桃李之不華不實，失其養而不盡其天性之美也。人之不仁不義，亦失其養而不盡天性之善。本心之良也。養者何。

教學之謂也。是故孟子曰：養性。子思曰：盡性。孔子曰：成性。繫辭其義一也。

幼雅之性待乳哺而生育。愚蒙之性待教導而啓明。愚蒙之待教導猶幼雅之待乳哺也。乳哺者養其形體也。教導者養其心性也。孟子謂之養大養小其為養也一矣。如知乳哺之為人性之自然則又知教導之為天道之自然矣。

教。教學也。備道於己。教學之事。此章當言脩道之謂學。而不然者。學字限文學而教字則兼文學德行。予少時作學說教說詳來其證驗。率性之道。沉指聖人之道。而兼文行。如下學字。則在古則六經六藝在後世

則讀書明理。非此章論道之意。故下教字。古人下字之不苟如此。雖然。教與教效音義相近。文王世子。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小樂正學干。籥師學戈。皆以教為學。學與教通。教也。又云。凡三王之教世子。必以禮樂。又云。學之為父子焉。學之為君臣焉。學之為長幼焉。又云。教之孝弟睦友子愛。是皆混用教學。學記引兌命云。教學之半。是以教為教。尚書大傳。學效也。洛是以學為效。鄭玄曰。人做做之曰教。是以教為效。乞之為請。為與沽之為賣。為買。古之字義。往往如此。則教之與學。固可互用。

脩者。脩而得之也。道者。事物之則。人之所由。而率天性之固有。雖然。非教以導之。學以效之。則不能脩。得諸已也。故曰。脩道之謂教。教字屬教導教化。則人君在上。脩得此道。以教於下也。教字屬敬做學效。則衆庶在下。脩得此道。以做於上也。脩道與脩德同。朱子以品節解之。予不敢言然。

朱子曰。脩。品節之也。教。若禮樂刑政之屬。是也。此解極謬。夫聖人之教民。非不假禮樂刑政之用也。雖然。殊非此章之意。又非此篇之意也。天命之性。主言五倫之性也。象陶謨。天叙有典。敕我五典。五主。言五倫之性也。惇哉。康誥。父字。子祗。兄弟。弟恭。天惟與我。民彝。大雅。天生烝民。民之秉彝。皆言彝倫。中庸雖總論聖人之道。所主則在彝倫。是亦不

可知也。率性之道。亦主言五倫之道也。脩道之教。亦主言五倫之教也。孟子曰。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又曰。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皆所以明人倫也。本篇云。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或生而知之。性也。或學而知之。教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可見中庸所謂道。所主在五倫也。夫禮樂刑政。亦皆率性之道也。戴記諸篇。往往言之。而中庸則無之。以中庸之所無。而解中庸。子思有靈。豈不愕然乎。是足以見其紕謬矣。

第二十一章。應首章云。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明者。明道明善也。自誠明者。生而知之也。故謂之性矣。自明誠者。學而知之也。故謂之教矣。朱子解之曰。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者。聖人之德。所性而有者也。天道也。先明乎善。而後能實其善者。賢人之學。由教入者也。人道也。此教字。可以禮樂刑政解之乎。是一足以知教學一致矣。二足以知禮樂刑政之非矣。以朱子之言。徵朱子之言。而其謬顯然。是操其戈而入其室之術也。以上脩道之謂教天命。天也。率性。人也。脩道。地也。三才之象也。與大

學三綱領同。孟子曰。夫道如大路然。荀子云。脩採清。易道路。楊倞曰。採。謂採去其穢。清。謂使之清潔。皆謂除道路穢惡也。脩道。假脩除道路之辭也。

附五常辨

鄭玄曰。天命。謂天所命。生人者也。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信。土神則知。朱子亦曰。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夫仁義禮智信。五常之性。不知其創何人。聖經之所無也。鄒衍推五德之運。而五行之學。勃然而興焉。或當時有此言乎。是未可知也。其明文之存於今者。創於董仲舒。仲舒之言曰。仁義禮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脩飾也。對策

仲舒取諸古乎。又自創之乎。是亦未可知也。唯仲舒好陰陽五行之學。是故揭此目。以配當五行。講聖學者。豈可信用之乎。自漢以來。此名盛行。內配五臟。外配五行。為儒家法言。確然不可移易。請詳辨之。孔子曰。禮云。樂云。若禮何。若樂何。立於禮。成於樂。今五常之名。有禮而無樂。可乎。其不可者一矣。孔子曰。主忠信。忠信所以進德也。今五常之名。有信而無忠。可乎。其不可者二矣。孔子曰。君子道者三。曰。智仁勇。子思曰。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今五常之名。有智仁而無勇。可乎。其不可者三矣。孟子言仁義禮智樂。又言仁義禮智聖。非配諸

五行。又非配諸五臟。佗經傳所載。曰三德。洪範曰四德。文曰六德。周官大司徒曰七德。左傳宣十二年曰九德。臯陶無不可者。如五常之名。以此配當五臟五行。則唯此五者。為聖道之大綱。而其佗諸德。則為細目。小節。可乎。其不可者四矣。董仲舒劉向好五行之學。而標揭此名。原出於一時之遇然。而非天地自然之數。是故其所配當。參差不齊。可乎。其不可者五矣。要之。五常之名。漢人五行之學。以此解聖經。執漢人釜餽。而比殷周鼎彝也。執羲獻法帖。而論倉頡古文也。豈可乎。其不可者六矣。若夫晚出周書五常。泰誓乃虞書五典。古堯典五品五教。舜夏書五行

其後之所謂五倫。本篇所謂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交。孟子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如仁義禮智信五常之名。聖道蓁蕪芟除之亦可矣。

或言五常之性出于列子。是三代之舊名也。此言非矣。書序出於秦漢之際。司馬遷史記始引用之。戰國諸子無引用之者。而列子用召公不悅君奭戰國諸子無言五常之性者。而列子則曰。人肖天地之類。懷五常之性。有生之最靈者也。朱揚其書之出於董仲舒司馬遷以後。明白無疑。豈足信用之乎。莊子曰。天有六極五常。天運

非曰五常得之以常其位。列星得之以端其行。解皆言五星躔度有常。不可誤混也。

呂覽孟夏紀云。其性禮。其事視。春與冬夏皆無此文。戴記月令淮南子時則訓亦無此文。漢人以五性五事配當五行。其文誤攙入于此耳。不足以徵五性之出于古也。

五常明文。董仲舒對策。春秋繁露。史記樂

書。楊雄法言。身修漢書元帝詔。東平王刑

法志。律曆志。天文志。白虎通。情鄭玄

中庸注。皇侃義疏。蕭吉五行大義。朱子

文集。答袁機仲書。答方賓王書。

仁木 毛公 京房 詩緯 蕭舒 曹 鄭玄 皇侃 蕭善 朱子同 皆

義金 同上

禮火 毛公 京房 詩緯 曹 鄭玄 皇侃 蕭善 朱子同 水 董仲舒

智水 毛公 京房 曹 蕭善 朱子同 土 詩緯 鄭玄 皇侃 火 董仲舒

信土 毛公 京房 班固 蕭善 朱子同 水 詩緯 鄭玄 皇侃 土 董仲舒

毛公詩傳無五常五行之言。是五行大義所載。其真偽不可知也。今姑從大義錄之。

朱子所配當原于班固。故與天文志白虎通同。

諸家配當出于一時附會。固無定說。異同如此。是

豈足信用乎。

道也者。率性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

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同慎獨

須臾與斯須。記樂同。言頃刻之間也。道者君子之道

也。人之道也。率性之道也。由之則君子也。不由則

小人也。由之則人也不由則禽獸也。是故君子之

於道也。雖頃刻之間無敢違之。孔子曰。君子無終

食之間違仁。仁即道。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是之

謂也。如夫雖頃刻之間。違之離之。無損無害者。非

君子之道也。非人之道也。非率性之道也。

樂記。及荀悅申鑒。徐幹中論。發揮此文者。錄在

九經談。

或言不可與不能同。不可不能之通。詳于予之仁

說附錄。孟子曰。夫道如大路然。言天下億兆之所由。非一人一家私有也。彝倫之在人。人欲離之而不能離也。如強離之。則不可以一日立乎天地之間也。是道之所以貴也。若夫異端之道。用之則行。捨之則廢。非所謂不可離者也。

其所不睹。其所不聞。言己所不被睹。己所不被聞也。與其獨同。戒慎恐懼。與慎一字同。是互文也。慎獨二字。乃約言此二句耳。其實全同。三其字。指己雖佗人之所不覘。戒慎其行。雖佗人之所不顧。聽恐懼而言。是乃慎獨也。所謂不欺暗也。言暮夜無知者。反此義也。凡人之情。於佗人之所見聞。則

慎其言行。於所不見聞。則或慢然怠惰。或肆然放肆。甚則姦淫攘竊。無所不至。是其所離道。而身之不脩。德之不立。皆以此故也。知道之不可離者。不在稠人廣坐。而在閑居獨處。不在明頭之處。而在闇室屋漏。於是致戒慎恐懼者。雖頃刻之間。不敢離道。是誠身之本。為下文說誠之張本焉。

大雅說衛武慎獨云。無曰不顯。莫予曰覲。抑不顯。乃隱見微顯之義。莫覲。乃不睹不聞之義。慎獨之義。出于大雅。末章應之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言慎人之所不見也。加人之一字。開卷不睹不聞之義。亮然明白。無復餘蘊。言闕

居獨處。他人之所不睹。他人之所不聞也。自己言之。所不被見。所不被聞也。

鄭玄曰。小人間居。為不善。無所不至也。君子則不然。雖視之。無人。聽之。無聲。猶戒慎恐懼。自脩正。是其不須更離道。視之。無人。聽之。無聲。言閑居獨處之地。無他人形迹。無他人聲音。其事則是。而於解不睹不聞。則極是純謬。其他則簡明切當。無復餘蘊。

左傳單襄公論卻至曰。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將慎其細也。今而明之。其可乎。成十六年國語。智伯國諫。智襄子曰。夏書有之。曰。一人三失。怨豈在明。

不見是圖。語。晉語。昭曰。不見。未形也。杜預曰。不見。細微也。是言己之。所不能見也。預戒慎事。防怨於未形。慮患於未萌。是不見是圖也。與中庸所說。語勢語意。判然而別。朱子曰。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似言己之所不見聞。似誤。據夏書。不見。雖然。其言曖昧。不可得辨。至於近儒。明言所不睹。所不聞者。吾見聞知覺。所不及也。思慮所不及也。實同。宋儒。以不睹。屬己。則與夏書同。而其義則不同。所解如此。則與上文可離。不可離。語勢語意。不相承接。不相串貫。似未曾讀中庸者。宋儒稱漢儒為疎。近儒稱漢儒為笨。固也。雖然。今解此節。

則遠不及疎笨者何乎。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獨者。人之所不睹。人之所不聞也。慎者。戒慎恐懼也。省略上文。而其義全同。

慎。獨字。見大學中庸禮器荀子。詳載大學原解。其義亦大學原解具焉。

隱。幽暗也。見。著明也。微。蔽匿也。顯。光明也。左傳。白公奔山而縊。其徒微之。杜預曰。微。匿也。哀十年國語。

曹共公聞晉公子駢脅。謀其將浴。設微薄而觀之。韋昭曰。微。蔽也。薄。簾也。語。爾雅。匿。微也。舍人曰。匿

藏之微也。郭璞云。微。謂逃藏也。左傳。其徒微之。註釋。

由是觀之。微之為蔽。匿掩匿。可以知矣。其與顯對。亦其宜矣。朱子曰。微。細事也。非矣。果然。本篇當言。莫大乎微。何以與顯對用乎。鄭玄解大雅屋漏云。屋。小帳也。漏。隱也。是以屋為幄。以隱為隱屏也。詩毛

義。然則隱字。亦不獨幽暗。而有屏藏之義。本篇又云。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又云。知微

之顯。可與入德矣。又引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大戴。以其見者。占其所

隱。曾子立事。隱見與此同。荀子。聲無小而不可聞。行無隱而不形。勸淮南子。夫察所夜行。周公慙乎景。故君

子慎其獨也。訓。繆稱。徐幹中論。人性之所簡也。存乎

幽微。人情之所忽也。存乎孤獨。夫幽微者。顯之原也。孤獨者。見之端也。胡可簡也。胡可忽也。是故君子敬孤獨而慎幽微。雖在隱蔽。鬼神不得見其隙也。詩曰。蕭蕭。兔置。施於中林。鬼獨之謂也。法象是亦言慎獨之義。而以微為幽微。足見細事之非矣。鄭玄曰。慎獨者。慎其間居之所為。小人於隱者。動作言語。自以為不見睹。不見聞。則必肆盡其情也。若有覘聽之者。是為顯見。甚於衆人之中為之。其所解釋。簡明切當。無復餘蘊。於不睹不聞。加二見字。最見其妙。解上段者。當用此段之注焉。

朱子曰。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此解

似深。而實非學庸原義。何以知之。夫不誠之人。飾外貌。而包藏禍心。表邪而表正。陰惡而陽善。存小人。而外君子。雖不能自欺其心。外足以欺人矣。是人之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也。能戒慎而無此事。是謂之誠意矣。是非慎獨之義也。何邪。如朱子之弄言。則雖稠人廣坐之中。有之。雖廊廟鐘鼎之間。亦有之。夫稱稠人廣坐為獨。稱朝堂臺省為獨。是今古之所無也。足以見其言之非矣。慎獨者。欲誠之工夫。獨者。閑居獨處之時。人之所不睹。人之所不聞。凡人之所忽。而君子慎之。是慎獨之義也。大學云。小人間居。為不善。君子慎其獨。相對為言。

獨之為間居獨處。豈不亦明白乎。

善也者。可公然為之。而唯惡不可公然。謀為于隱

微之中者。非惡而何。諸惡猶有公然行之者。唯色

不可公然。謀為于隱微之中者。非色而何。召媚宿

妓。猶為公然。其罪惟輕。若夫目挑心招。牽袂裂裳

鑽隙踰墻。盜嫂烝庶母。及周官所謂禽獸行。太司馬

如齊襄公。漢宗室所為。非隱微所為而何。詩云。鼓

鐘于宮。聲聞于外。君子慎獨。唯色為最。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性命之中。喜怒哀樂之發而皆中節。禮

義謂之和也者。天下事之大本也。天命和也者。天

下萬之達道也。率性之道

戴記。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

荀子。性之好惡喜怒哀樂。謂之情。禮名喜怒哀樂

之為情。固不待辨。近世有爭辨心情者。故詳之。

戴記。竊禮之不中者也。禮又云。亡於禮者之禮也。

其動也中。注。中禮之度。上同又云。敬而不中禮。謂之

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勇而不中禮。謂之逆。仲尼燕居

中節之中。與此同。近世有讀如字者。極是愚謬。故

詳之。

孟子。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

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又云。其至。爾力也。其中

非爾力也。又云。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

能者從之。皆以射喻君子之道。此章曰發。曰中。皆假射辭也。否則可言怒發。而不可言樂發。樂發殆不成語。可見發之與中。皆假射辭也。未發之中。帝降性命之中也。已發之節。聖人禮義之中也。九事得節文。謂之禮。事得時宜。謂之義。中節者。中禮義之節也。節之為禮。九經談詳之。射者之神也。引而未發。然有中之理。而存其中焉。未發之中似之。已發則一發的中。不違所期也。已發之和似之。可喜而喜。喜不過節。可怒而怒。怒不過節。可哀而哀。哀不過節。可樂而樂。樂不過節。是謂之中節矣。是一發而破的者也。節。節限也。制過

也。中之與節。要皆制過抑已甚之辭也。先知此等之義。然後此章精義可得而言也已。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乃上文所謂天命之謂性也。左傳所謂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也。發而中節。謂之和。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乃上文所謂率性之謂也。左傳所謂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是也。喜怒哀樂之未發。本心澹然虛靜。無所偏倚。是至善之本體。所謂中也。是天下萬理之所出也。故曰。天下之大本也。喜怒哀樂之已發。皆中禮義之節。人情與道相合。無所乖戾。所謂和也。是上

下古今之所共由也。故曰：天下之達道也。喜怒哀樂之未發，湛然虛明。何以謂之中乎？已發之後，膠膠擾擾，喜怒失節，哀樂過中，未感外物之時，虛靜澹然，無所偏倚者，其中也。可得而知也。已又已發之後，能知過不及之為惡，而不欲由之，則本性之中，本性之善，亦可得而知也。已人受陰陽冲和之氣而生，其性不偏。左傳所謂：天地之中也。故不悅過不及之惡，而悅由中正之善。是人之所稟于天之性也。人之由中正之善，孟子曰：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見。可如如水之潤下，火之炎上，如鳥之飛，獸之走也。人性之中，人性之善，豈不明白乎？然則喜怒哀樂

之未發，非中而何。

孟子以四端之情善而知性之善。中庸以已發中節之和而知未發之中，使人之性，惡乎？何有四端之善哉？使人之性偏乎？何有中節之和哉？節者，禮義之中也。喜怒哀樂之發，能合禮義之中者，以性之中也。是有一喻焉。可以解千古之紛矣。孔子曰：水流濕，火就燥。文荀卿亦曰：施薪若一，火就燥也。平地若一，水就濕也。勸夫濕者，水之性也。故水流而就之，燥者，火之性也。故火燃而就之。人之性中也。故其情之發，必能合中。人之性善也。故其情之發，有四端之善。若夫就過不及之惡者，非性之使

然也。陷溺之害也。

射者引而未發。有中之理存焉。已發而中。乃先之所命中也。是為一乎。為二乎。請明者判之。

喜怒哀樂之情。雖未發動。靈妙不測之神。嚴然而存焉。非槁木死灰之謂也。是故感觸則朗然。介是非。判邪正。如辨白黑。所謂未發之中者。是之謂也。雖然。是非就一念未發之光。求所謂中者。又非復一念未發之光。守所謂中者。唯是應事接物之際。無偏倚之失。無過不及之差。不失本性之中。不亡本性之善。是聖賢能事。學者所當用力也。倘靜坐體認。求中於未發之光。求中則已發。伊川曾言之。如延平李氏

侗者。乃坐禪入定。異端之學也。朱子亦晚年悔悟。大非斥之。非聖賢之學術也。

飢餓預命。人之性情乎。非性情也。過飽傷生。人之性情乎。非性情也。然則節飲食。適飢飽。以能全性命者。人之本性也。斷慾絕嗣。人之性情乎。非性情也。縱慾捐生。人之性情乎。非性情也。然則節情慾。慎起居。以能全性命者。人之本性也。過與不及。非人之天性。又非天下之達道。而中者乃人之天性也。天下萬理之所出也。

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偽書秦檜云。惟人萬物之靈。所謂靈者。貴者。非身體之謂也。非知覺運動

之謂也。其能得中。而不如禽獸之偏也。其能得善。而不如禽獸之惡也。是其所以爲靈貴也。喜怒哀樂之中節者。孟子喜而不寐。顏子不遷怒。孔子所謂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戴記和樂而不流。哀則傷。和樂而流。哀毀滅性。及一朝之怒。禍及其親之類。是也。唯聖人能體中。故其情之發。無不中節。學者求諸已發。可也。

立天下之大本。即中也。與此同。五者。天下之達道也。與此不同。雖然。喜怒哀樂。不失其節者。處君臣父子之間。而能得其和。和之爲達道。未必不同也。

樂記云。人生而靜。天之性也。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也。又云。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已發之謂也。又云。好惡無節。天理滅矣。又云。先生之制禮樂也。人爲之節。禮節民心。樂和民心中節之節。乃是也。與本篇之言。約略相似。喜怒哀樂。欲之變相也。以何知之。人情得欲則喜樂。失欲則哀怒。可見喜怒哀樂之出於欲矣。是故七情以欲爲主。蝕性命。害躬行。敗國家。亂天下。唯欲爲之。是故節之制之。是謂君子。縱之饜之。是謂小人。聖賢千言萬語。唯是擴天理。而遏人欲而已矣。天理非佗。善心善行人欲非它。惡心惡行。能知此義。是謂知道矣。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處事接物。不失本心之中。是致中也。喜怒之發。不
乖禮義之節。是致和也。處事得宜。是致中也。喜
怒合節。是致知也。中也者。得宜也。和也者。順理
也。

孟子說性善。雖然。未曾說復性善之初也。但言擴
充惻隱之心。擴充羞惡之心。不失其性之善焉耳。
中庸說喜怒哀樂未發之中。雖然。所謂致中。非復
喜怒哀樂未發之初也。但言處事應物。不失本心
之中焉耳。處事應物。無過不及之差。恰好得宜者。
是致中也。就一念未發之前。求所謂中者。如李侗

者。固異端之學也。是豈子思子之意乎哉。且也。一
念未發之前。無所用工夫。聖賢之學。豈有此窈渺
恍惚之義乎哉。

人君之應事接物。舉人施政。無偏倚之失。無過不
及之差。不失性命之中。不亡本心之善。是謂致中
矣。堯舜禹湯之執中。論舜之用中。於民。本湯之建
中於民。偽洪範。皇建其有極。本篇立天下之大本。
皆是也。人君之喜善怒惡。哀喪樂和。能合禮義
之節。無乖戾之失。是謂致和矣。

人君之德。致極中和。則國家治平。百姓凱安。和氣
之所感召。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天地位焉者。謂十

風五雨。夏無伏陰。冬無愆陽。日月不薄蝕。五星不
逆行。山不崩。河不溢。地不震。海不嘯之類也。**萬物**
育焉者。謂庶草蕃庶。百穀周成。庶類蕃殖。民物富
庶之類也。本篇云。聖人之道。禮儀洋洋乎。發育萬
物。萬物峻極乎天。天地又云。能盡其性。致中能盡
人之性。能盡物之性。贊天地之化育。天地萬與
天地參。又云。立天下之大本。致中知天地之化育。
天地又云。鸞飛戾天。魚躍于淵。萬物言其上
下察也。天地又云。及其至也。察乎天地。皆言此義
也。

堯之格于上下。堯湯之格于皇天。太戊之格于

上帝。君堯皆言聖人之德。感格天地。風雨時。寒暑
節。山不崩。河不竭。與此章同。

人君身行失中。不過孱弱。則過剛暴。政治失中。不
過寬緩。則過嚴猛。法禁失中。不過苛察。則過縱弛。
用度失中。不過奢靡。則過鄙吝。不中之害也。如此。
喜怒失節。不喜賢良之忠讜。而喜姦邪之讒諛。不
怒孽幸之亂政。而怒疏遠之正議。哀樂失節。不哀
民生之不易。而哀用費之不贍。不樂德化之廣運。
而樂私欲之饜足。喜樂之失。其禍最慘。非明眸皓
齒。則醇酒厚味。非寶玉器玩。則珍禽奇獸。非酣歌
恒舞。則馳騁田獵。非奇伎淫巧。則峻宇雕牆。非神

仙祈禳則甲兵征伐不和之害也。如此如此則民心憤而天下亂。乖氣致異。風雨不時。寒暑不節。山崩川溢。海嘯地震。五穀不熟。庶類不殖。百物凋瘵。庶民餓餓。不中不和之害。其可畏也。如此。於是乎知中和之德可尚矣。

此章論中和。次章論中庸。廣平游酢曰。以性情言之。則曰中和。以德行之。則曰中庸。朱子曰。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二家之言。皆是。雖然。和之中節。亦中也。庸之不易。亦中也。堯舜禹湯之執中。豈有中和中庸之區別乎。中之兼和兼庸。可得而知也。已。是為下文說中說中庸之張本焉。

戒懼

未發之中

致中

天地位焉

體

慎獨

已發之和

致和

萬物育焉

用

朱子剖判配當如此。以中為性為體。以和為情為用。猶之可矣。戒懼慎獨。本是互文。何分體用約精乎。況是誠身之本。固與中和不相關涉乎。人君致極中和之德。則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今分位育而配中和。最覺牽強。或為近似兒戲。不為無所見也。要之。其所解釋。過乎細密。非作者原意也。

射者之巧也。每發必中。至其妙也。未發先中。所謂羿之射也。先中而後發。是也。發而中節者。每發必中也。未發之中者。未發先中也。引而未發。發則必

中之理。躍如存其中焉。靜而未感。感則中之理。嚴然在其中焉。未發之中也。如此是以何能然。唯能誠於道者如此。戒懼慎獨。不論隱見微顯。須臾之頃。不離此道。解外膠。消內蝕。乃能誠於道者也。誠也者。性之也。道也者。率性也。率性之道。不可須臾離之。須臾不離。則誠於道。能誠於道。則喜怒哀樂之感。已感而中道。未感亦中道。其德如此。而後位育之功成焉。此章脉絡貫通。照然明白。而其意旨深妙。有非語言之所能贊者焉。學者求諸心身。可也。

誠者不勉而中。道不思而得。道從容中道。聖人

也。中節中道也。戒懼慎獨。誠之也。一篇大意皆備于此。子思之意。煥然如觀火也。後之解者。其所苦者。辨體用。別動靜。如拈牛毛。如分蠶絲。口雖能言。無益躬行。甚則其所爭。求中於未發。與不求中。皆無用之辨也。此等之說盛行。而作者原意。昧然不明。是為能知中庸乎。

右第一章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引孔子之言。此章為仲尼曰。以下為子曰。辨典之

例也。九經談詳之。

後反字。鄭本無。王肅本有之。文釋胡瑗司馬光程子

鼎以道皆從之。朱子亦同詳見于九經談

此下十章引孔子言中言中庸之語以承上文中

和篇名中庸亦取于此其中一條論語所載也朱

子曰文雖不屬而意實相承也極是

君子之行存焉則喜怒哀樂之感發外焉愛親敬

長忠於君信於友皆中其節禮皆得其宜義而今

日所行不異昨日固守其一無復移易是中庸也

小人則反之

中為諸德之中庸為諸德之庸中庸之為諸德

之則及古以禮義教中之義九經談詳之

君子而時中此與論語其爭也君子同言君子之

所以為君子也贊美之辭也小人而無忌憚也言

小人之所以為小人也厭惡之辭也

君子之行常得中道何以謂之時中乎戴記云當

其可謂之時學記孔子曰剛過而中大過柔傳過者非中

也何以謂之中乎是隨時之中也乃時中之義也

食三椀為飽禮注三椀非過又非不及是常中之義

也雖然勞力大飢則三椀不足以療飢至於四椀

五椀而始可矣是剛過而中也如有疾病而不欲

食則不能一椀二椀何況三椀乎如強食之或噫

或嘔少許為可。是柔過而中也。矯華侈之風俗。則過儉。小過象用過儉。為中。操簡微之習尚。則過恭。小過象行過恭。為中。導怠惰之子弟。過嚴為中。踰越常分。始當其可。是謂之時中矣。孟子曰。子莫執中。執中為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是能言時中之義也。時中非執一也。時中非庸也。故不言庸。雖然。君子之行。雖有小變。不失大常。則其時中者。未必不庸也。
忌者。敬忌之忌。康誥。非忌克之忌。
畏者。難也。文。釋。小人之行。自喜怒哀樂之失其節。而九百之事。皆失其宜。不過孱弱。則過猛烈。不過簡。

慢則過苛察。不過侈靡。則過鄙吝。不過拘束。則過放肆。酒淫流蕩。從欲饜私。心行不定。變怪無常。甚則弑父與君。無所顧慮。至身亾家滅。而後止。不知畏天命。憚民心。其禍如此。

右第二章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一本作中庸之為德。釋文。與論語同。論語無能字。
孝不得中。則非孝也。忠不得中。則非忠也。不庸其行。亦孝非孝。忠非忠。是故中庸者。二德之名。周禮。六德。而為諸德之矩矱矣。唯每事得節。恰好適宜。雖君子所難也。是故曰。其至矣乎。

本篇云舜用中於民。偽商書云湯建中於民。仲虺
周書云皇建其有極。洪範偽夏書云民協于中。大禹
周書云九厥庶民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
洪範聖人之民由中協中如此其明世衰道微邪說
暴行又作資稟之高者則過之卑者不及民之不
能中庸歷年已久非適今也。大雅云德輶如毛民
鮮久矣與論語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也同鄭玄曰
鮮罕也言中庸為道至美顧人罕能久行按是照
不能期月守也而為此鮮然語意自別非矣
近世有言中庸非德之至者反言嘆之極非辨見
于九經談

右第三章

子曰道庸君子道之不行也我知之。所以知者過之
禮義中庸之道愚者不及道也道庸君子道之不明也我知之
所以知者過之賢者過之庸之道不肖者不及道也
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脩飾君子以三年之喪為駟之過隙是賢知者之
過也愚陋邪淫之人朝死而夕忘之是愚不肖之
不及也荀子禮戴記三年論喪制如此戴記又云
喪之所以三年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及此
喪之中庸也喪制鄭玄曰過與不及使道不行唯
禮能為之中是等之義九經談中庸名義辨之詳

矣。可并考焉。

不行。以行言。不明。以知言。資稟之高者。好趣高遠。卑者。熹就卑近。中庸之道。所以不明不行也。高者。斷欲。卑者。溺欲。不斷不溺。制之節之。是君子中庸之道也。凡事皆然。

孔子曰。師也過。高也不及。過猶不及。由是觀之。不特愚不肖之不及。而賢知者之過也。雖賢知者。猶有過不及之失焉。中庸其至矣乎。中庸不可能也。其以此也。

孔子曰。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繫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

不知其道者衆也。是鮮能知味之說也。辛酸甘苦。人皆知之。其不知之者。非風癩喪心。則疾病之人耳。夫子豈言之乎。能字可味。孟子曰。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能知味者。如易牙是也。夫君子之道。不獨賢知者知之能之也。雖愚不肖者。可以與知焉。又可以能行焉。是人莫不飲食也。唯事皆得節。恰好適宜。至精微之極致。則非聖人不能也。雖賢知者。不免有過不及之差焉。何況愚不肖乎。是鮮能知味也。

鄭玄曰。罕知其味。謂愚者所以不及也。非也。朱子曰。道不可離。人自不察。是以有過不及之弊。是也。

唯其言不為精明。

右第四章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孔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子路曰道之不行已知之矣。此章承上章。嘆賢知者過而愚不肖不及中庸之道不行。中庸非佗。凡聖人道德皆是也。是實嘆明王不興。檀弓鄭玄曰。閔無明君教之。極是故下章承之以引舜之用中。

右第五章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

偽商書好問則裕。自用則小。仲虺大雅先民有言詢于芻蕘。板是。好問而好察邇言也。

孟子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為善。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於人者。取諸人以為善。是與人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是舜之大知。好問之微也。莊子不同同之之謂大。又曰江河合水而成大。是亦大知之義也。夫人智有限。奮獨智而應萬事。所以窮也。耕問諸奴。織問諸婢。不自用其智而取諸人。兼納眾智。所以成大也。江河之水。其源濫觴。至其朝海。容受眾水。所以成大也。聖知之大。其亦如此。

通言。淺近之言。小雅維是通言。是聽。維通言。維爭。是刺幽王。聽信淺近之言也。與此不同。是言舜好咨詢。雖淺近之言。能明察之。有可用者。擇而用之。如此。則人又孰不樂告以善哉。天下無遺善。可知。所謂嘉言無所伏也。是大智者之所為也。周易君子以過惡揚善。順天休命。與此同。聖人寬容之量。掩匿人之惡。而褒揚其善。則善日勸而惡日消。是亦大智者之所為也。朱子以為言之善惡。予不敢言然。予兩端。朱子謂衆論不同之極致。鄭玄孔穎達以為過不及。今按上章言過不及。此章兩端似言過不

及。然鄭孔之所解。則未為詳明也。凡天下萬事。莫不有過不及中三等也。荀子戴記。如論三年喪制。是最易見者。九經談聖人每處置事。必見此三者。過與不及。不可以自行。又不可以教人。故舍此二者。而不取。取其中以自行。又以教人。是中之所以為萬世不易之常道也。是亦大智者之所為也。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比喻之言也。執如執轡。執鞭之執。是喻以物授人。譬如授策。已握其兩端。而授其中間於人。使人易受取也。曲禮。獻車馬者。執策。緩。獻甲者。執曹。獻杖者。執末。遺弓。右手執簫。左手。手。執。兩端。與此等同。

論語我叩其兩端而竭焉。兩端言事之始終本末也。是亦比喻之言。否則始終本末豈有叩之之理乎。是不遺底蘊之辭。取喻於叩囊底。叩篋底。以輸寫無餘焉。次章畧獲陷阱。亦比喻也。否則無可通之理。論語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以錦喻也。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以瞽喻也。語言之間。隱然取譬。皆此例也。

朱子之解巧矣。雖然以善惡為人言。以兩端為衆論。皆推察邇言而及之。孟子稱舜曰。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善惡豈可專為人言乎。聖人用中。豈必取於衆論乎。夫子舉此三事。嘆美舜

之大知也。豈可貫為好問之一事乎。驟視之。則覺其巧。細察之。強辨奪理。曲說不通。是不可不辨也。鄭玄曰。其德如此。乃稱為舜。舜之言充也。孔穎達曰。按謚法云。受禪成功曰舜。又曰。仁義盛明曰舜。皆是道德充滿之意。故言舜為充也。檀弓。死謚。周道也。堯舜之時。豈有謚法乎。堯舜名也。放勳重華。生號也。顧炎武日知錄。帝王名號胡渭禹貢錐指。禹辨字之。悉矣。舜字豈有道德充滿之義乎。是如言舜之所以為舜。後世尊崇之盛。其以此德乎。朱子無解其知之矣。

此章言聖人在上。則其民由中。以兼上章。道之不

行

右第六章

子曰世人皆自曰予知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世人皆自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庸反

鄭玄朱子知字句伊藤維楨以陷阱之中擇乎中庸為句物茂卿以驅為句知驅知馳驅御法也三說皆通

周書杜乃獲斂乃宰傳獲捕獸機檻宰穿地陷獸費穿阱同周禮掌為阱獲以攻猛獸其釋文阱本或作穿穿地陷獸也正義罟網也獲柞罟也陷阱

謂坑也穿地為坑豎鋒刃於中以陷獸也論語暮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左傳魏射曰期年狄必至夏狄伐晉復期月傳八是期月與期年同之明徵朱子注論語云暮月謂周一歲之月注此章云期月匝一月也是苦牴牾顏子三月而為此言其實誤矣

前節比喻之語否則人非豺狼豈陷罟獲陷阱之中乎比喻人之觸罪罟罹刑網也史記網漏吞舟之魚酷吏大雅罪罟不收聘孟子從而刑之是網民也罟獲陷宰之比刑罰明矣知驅連讀則比喻人之立身也雖然無味驅字屬下則比喻小人為

聲色利欲所逐也。孔穎達曰。言禽獸被人所驅。納於罟網陷阱之中。而不知遠辟。似無知之人。為嗜欲所驅。陷罪陷之中。而不知辟。此解極妙。雖然。猶有一疑焉。人皆言。言舉天下之人也。夫子之時。雖世衰道微。不如秦漢以後也。其文網之密。亦不如秦漢以後也。舉世之人。豈盡罹罪罟乎。徵諸今日。其觸刑網者。千百中無一也。乃知是言不特人刑。而罹天刑也。大雅云。天之降罔。維其優矣。天之降罔。維其幾矣。瞻又云。天降罪罟。蠹賊內訌。呂老子曰。天網恢恢。疎而不失。又云。常有司殺者。莊周曰。為不善乎。頭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為

不善於幽間之中者。鬼得而誅之。庚桑楚夫有死於衽席者。有死於飲食者。有死於攜疫者。一切強死。非考終命者。及九百殃禍。皆是天之罟獲陷阱也。世人雖擇乎中庸。而不能戒懼慎獨守之。雖免人誅乎。豈能免天網鬼誅乎。能免天網者。天下其有幾。自非聖人。莫之知辟也。能知此義者。管寧其人乎。

擇乎中庸者。九處百事。擇太過不及。而擇取中正之善。得節適宜也。非知之難。而守之為難矣。非守之難。而久之為難矣。庸者經久不易也。不能期月守也。言無恒也。鄭玄曰。自謂擇中庸而為之。亦不

能久行言其實愚又無恒得之。

此章兼上章言聖人能用中凡人雖知中庸然不能守雖守然不能久中庸之所以鮮能而不行也

右第七章

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中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善矣

鄭玄曰拳拳奉持之貌朱子曰服猶著也膺胸也奉持而著之心胸之間言能守也

毛詩寤寐思服傳服思之也莊子吾服女也甚忘女服吾也亦甚忘郭象曰服者思存之謂也田子

服蓋與懷同服膺猶懷抱也

偽書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偽傳衷善也湯國語

今天降衷於吳齊師受服肅昭云衷善也吳左傳

度其本末而後立衷焉杜預云衷節適也莊六年

云今天誘其衷降心相從僖二十八年又云盟于大神

以誘天衷杜云衷中也又云天誘其衷成王隕

命成十三年又云天誘其衷致罰於楚定四年又云施及

寡人以獎天衷上同又云楚辟我衷若何效辟杜云

辟邪衷正也昭六年降衷天降善也誘衷天祐善也

誘天衷誘掖天祐善也獎天衷獎順天祐善也王

肅肅昭之徒以衷為善杜預以中為正為節適皆

是也其為節適者呂覽云何謂衷小大輕重之衷

也。清濁之衷也。衷也者。適也。適衷與中同。善也。對
過不及。謂之中。對惡謂之善。中也者。中正也。節適
也。凡事得節也。凡事適宜也。要之。唯是善也。行善
不易。是中庸也。曰擇乎中庸。乃下章擇善也。曰擇
乎中庸。得一善。中庸之為善。至此明白。
下章云。誠之者。擇善固執之者也。所謂擇乎中庸。
得一善。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乃擇善固執也。大
學止於至善。亦同。
顏子聰明多智。故能知擇中庸。而守之之久。而弗
敢失也。其心三月不違仁。仁即是之謂也。是其所
以為德行第一也。

此章言顏子能守中庸。而兼前章不能守也。
右第八章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智爵祿可辭也。仁白刃可蹈也。中庸其至矣乎。

天下國家可均也。呂大臨馬晞孟陳祥道曰。知
者之所能也。劉彝錢時及近時伊藤維楨物茂
卿曰。才者之所能。游酢曰。惠者之所能。奚士
達曰。公者之所能。黃裳曰。義者之所能。
爵祿可辭也。呂大臨游酢馬晞孟陳祥道劉彝
錢時黃裳奚士達及物茂卿曰。廉者之所能也。
伊藤維楨曰。少者之所能。

也。清濁之衷也。衷也者。適也。音適。衷與中同。善也。對
過不及。謂之中。對惡謂之善。中也者。中正也。節適
也。凡事得節也。凡事適宜也。要之。唯是善也。行善
不易。是中庸也。曰。擇乎中庸。乃下章擇善也。曰。擇
乎中庸。得一善。中庸之為善。至此明白。
下章云。誠之者。擇善固執之者也。所謂擇乎中庸。
得一善。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乃擇善固執也。大
學止於至善。亦同。
顏子聰明多智。故能知擇中庸。而守之之久而弗
敢失也。其心三月不違仁。仁即是之謂也。是其所
以為德行第一也。

此章言顏子能守中庸。而兼前章不能守也。
右第八章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智爵祿可辭也。仁白刃可蹈也。中庸其至矣乎。

天下國家可均也。呂大臨馬晞孟陳祥道曰。知
者之所能也。劉彝錢時及近時伊藤維楨物茂
卿曰。才者之所能。游酢曰。惠者之所能。奚士
達曰。公者之所能。黃裳曰。義者之所能。
爵祿可辭也。呂大臨游酢馬晞孟陳祥道劉彝
錢時黃裳奚士達及物茂卿曰。廉者之所能也。
伊藤維楨曰。少者之所能。

白及可蹈也。諸家皆曰：勇者之所能也。

或曰：蹈，舞蹈之蹈。超躍而入白及叢裡也。

朱子曰：三者知仁勇之事，簡明切當，無可間然。何以知之？周官冢宰掌邦治，均四海。又云：掌邦治，均邦國，小宰治職，以平邦國，以均萬民。小雅：尹氏太師兼國之均。節論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均者，制貢賦財用之節，以平治萬民也。孟子曰：治人不治，反其智，可見均。天下國家者，智者之所能也。伯夷叔齊兄弟讓國，孔子曰：求仁而得仁。左傳：宋司馬子魚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僖八年見辭爵祿者，仁者之所能也。雜金革死而不厭。

北方之強也，而强者居之，可見蹈白及者，勇者之所能也。朱子之言，無可間然。物茂卿以為牽強，何其妄乎。

三者天下之至難也，雖然，或得其天性之偏，或一且慷慨奮激之所致，故似難而實易。至於中庸則出入動作，中節適宜，平常之行，日用之事，非有高遠不可企及者，然終身由之，死而後已，非一旦感激之所致，非誠之者不能也。故似易而實難，是民之所以鮮能也。又所以為至德也。顏子篤行能守則可能也，子路強有力能勉則可能也，故以不可能置其中間。

朱子又曰。舜知也。顏淵仁也。子路勇也。此言亦妙。如舜之聖知。姑置不論。舜爵祿。顏子能之。蹈白刃。子路能之。物茂卿不服其言曰。是其家法。子思豈有此伎倆哉。誤矣。

物茂卿眩管仲之仁。以長人安民為仁。故到三仁之仁而窮矣。到夷齊之仁而窮矣。到顏子之仁而窮矣。不悅顏子之為仁。故不悅朱子之此言也。不知孔子稱顏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且是有明徵。孔子屢言。仁者不憂。是乃樂天知命。故不憂。繫是也。顏子簞食瓢飲。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是非仁者不憂乎。顏子雖未造聖仁之妙。亦庶幾

者也。自安民之說行。天下學者不知道不尊德聖人之道德。晦矇否塞。亦此道之一厄也。

右第九章

子路問強。

承接白及可蹈也。

鄭玄曰。強。勇者所好也。朱子曰。子路好勇。故問

強。按道德名義。有可精辨者。又有不必辨者。如

皋陶謨九德。剛強毅並出。論語。剛強毅勇四者。不

可不精辨者也。如此章。不必辨者也。強即剛勇。子

路好勇。故問強也。

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

鄭玄曰。言三者所以為強者異也。抑辭也。而之言

女也。謂中國也。

而汝也。指子路。北方之強。乃子路之強。南方之強。乃君子之強。故君子和而不流。是亦南方君子之強也。故以君子二字承接之。子路為北鄙綏伐之音。夫子惡之。告南音。南風。南音。南風。乃君子之樂也。事見家語辨樂。與此同例。音有南北之二焉。強有南北之二焉。非有三焉。是予之舊說。物茂卿後細察之。抑者轉語辭。汝子路之強。乃夫子所告。故君子以下是也。否則抑字不通。漢宋名儒。分為三等。夫子之原意也。確然不可易。北方之強。強而過之。南方之強。強而不及。夫子之

所告。強之中也。

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

鄭玄曰。南方以舒緩為強。不報無道。謂犯而不校也。論語

孔穎達曰。南方為荆揚之南。其地多陽。陽氣舒散。人情寬緩和柔。假令人有無道加已。已亦不報。和柔為君子之道。故云君子居之。

朱子曰。寬柔以教。謂含容。寬。巽順。柔。以誨人之不及也。不報無道。謂橫逆之來。孟直受之而不報也。南方風氣柔弱。故以含容之力勝人。為強。君子之道也。

皋陶謨說九德。首言寬而栗。柔而立。本篇亦言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寬柔二者。君子之美德也。

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

鄭玄曰。衽猶席也。北方以剛猛為強。

孔穎達曰。北方沙漠之地。其地多陰。陰氣偏急。故人性剛猛。恒好鬪爭。故以甲鎧為席。寢宿於其中。至此不厭。非君子所處。而強梁者居之。

朱子曰。金。戈兵之屬。革。甲冑之屬。北方風氣剛勁。故以果敢之力勝人。為強。強者之事也。

孟子。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勇也。

之下。上無而字。下有而字。是古文之法也。物茂卿不察。以而為汝。讀為汝強者。同上之而強。雖然。子路非北方燕趙之人。不可言汝黨強者。言汝強。則者字不通。其說謬矣。

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

鄭玄曰。此抑女之強也。朱子亦曰。此四者。汝之所當強也。按是強之中庸。為子路之所當勉為矣。

樂記。樂勝則流。樂而不流。鄉飲酒義。一人揚觶。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凡人和樂則流蕩。雖和樂而不流蕩。是所以強也。又能有和順之

德而不敢同流俗合污世是亦和而不流也

魯頌矯矯虎臣鄭玄曰矯強貌

中立而不倚與學記強立而不反同倚偏倚也孔

穎達曰中正獨立而不偏倚或云倚賴也有所倚

賴者無自立之力也亦通

不變塞焉至死不變鄭玄曰塞猶實也國有道

不變以趨時國無道不變以辟害有道無道一也

孔穎達曰若國有道守直不變德行充實若國無

道守善至死性不改變朱子曰塞未通也通塞

塞國有道不變未達之所守國無道不變平生之

所守也陳自曾曰廣韻塞滿也七冕韻充也不

變塞者言不為充滿所變鄭玄曰塞或為色

荀子固塞不楙楊倞云固塞邊竟險固若今之邊

城也議又云秦據松柏之塞楊云趙楙松柏與秦

為異國強塞竟畧之所守禦也言所守也不變塞者

不變所守也此鮮明白諸說可廢

國有道則君子必富且貴富貴使人驕淫焉君子

不敢變其所守以流淫佚矣國無道則君子必貧

且賤貪賤使人隕穫焉君子不敢變其所志以合

汚流矣守死善道以身殉道殺身成仁捨生取義

君子之強如此孟子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

此之謂大丈夫是之謂也

朱子曰。此則所謂中庸之不可能者。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不能擇而守也。君子之強。孰大於是。夫子以是告子路者。所以抑其血氣之剛而進之以德義之勇也。

右第十章

子曰素隱行怪。庸反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矣。

論語。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語意極相似。

鄭玄曰。素讀為攻城攻其所慊之慊。司馬法文。慊猶鄉也。言方卸辟害。隱身而行佹譎。以作後世名也。

孔穎達曰。素鄉也。謂無道之世。身鄉幽隱之處。應

須靜默。若行怪異之事。求立功名。使後世有所述焉。又曰。言身隱而行佹譎。以作後世之名。若許由洗耳之屬。是也。

素讀為慊。素其位而行。攻其所慊之慊。鄉也。是鄭

玄孔穎達司馬光呂大臨之說也。是一說也。

素為尸位素餐之素。徒也。空也。無德而隱也。是周

譎希頤元常平甫林光朝謙朱子舊說。是一說也。

素為平素雅素之素。以隱遁為平常無位而隱也。

是郭忠孝之張拭敬倪思甫之說也。是一說也。

司馬光曰。素隱行怪。謂處心發論。務趣幽隱。使人難知。力行譎怪。使人難及。皆非中庸。

是以素為慄。同于鄭玄。然其所說。朱子之先鞭。
漢書。劉歆論神仙家流。引孔子曰。以素為索。顏師
古曰。求索隱暗之事。執文
朱子曰。素按漢書當作索。字之誤也。索隱行怪。言
深求隱僻之理。而過為詭異之行也。然以其足以
欺世而盜名。故後世或有稱述之者。
又云。此知之過而不擇乎善。行之過而不用其中。
不當強而強者。聖人豈為之哉。此言精妙
索隱行怪。孟子所謂邪說暴行之流。亞也。索隱僻
幽渺之理。而說之。行怪變詭激之事。而表之。聳動
時俗耳目者。皆是也。莊周諸篇所說。公孫龍堅石

非石。白馬非馬。惠施鄧析。卵有毛。鷄三足。莊子山
淵乎。天地比。荀子是皆非索隱乎。茅焦抱木而枯。
魯仲連。申徒狄負石而沈。荀子原壤母死登木而歌
擅莊周妻死。鼓盆而歌。莊子楊王孫裸葬。漢書莊周
烏鳶。莊子列禦寇阮籍累騎。劉伶荷鍤。晉書是皆非行怪
乎。後世此輩最夥。予不欲明言之。
述者。述作之述。索隱行怪。自上世有之。當時有之。
後世當有。祖述之者焉。鄭玄朱子。皆為稱述。非也。
索隱行怪。桀騫狂妄者之所為。過乎中庸者也。孟
子所謂自暴之流。周茂州所謂剛惡也。
庸有平常之義。故與奇怪對。行怪非中庸也。常庸

之對奇怪。九經談詳之。

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

論語。子告冉有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汝畫。

中道半塗同。與孟子中道而立不同。

小戴。小雅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

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

之不足。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后已。鄭玄曰。廢。喻力

極罷頓。不能復行則止也。表記

大戴。天下無道。循道而行。衡塗而償。曾子制言

鄭玄曰。廢猶罷止也。弗能已矣。汲汲行道。

孔穎達曰。已猶止也。吾弗能如時人之半塗而休。

止。言汲汲行道無休已也。

朱子曰。遵道而行。則能擇乎善矣。半塗而廢。則力

之不足也。又曰。此其知雖足以及之。而行有不

逮。當強而不強者也。聖人於此。非勉焉而不敢廢。

蓋至誠無息。自有不能止也。此言亦精妙

半塗而廢。孱弱卑屈者之所為。不及中庸者也。孟

子所謂自棄之流。周茂州所謂柔惡也。

遵道而行。知擇乎中庸也。半塗而廢。不能期月

守也。

庸有恒久不變之義。半塗而廢。非中庸也。恒久之

義。九經談詳之。

廢立相反。廢者不能起立也。禮有廢禁禮。廢爵士。廢禮。皆無足之器。廢疾不起之病。廢人亦痿疾之人。國策免斃于前。大廢於後。言不能起而走也。半途而廢。言行路之人。精盡力極。不能復行。委頓而仆也。循道而行半途而廢。喻行路之人也。未發謂中。發而中節。喻發矢之人也。古人言語皆如此。予於是乎。斯然而知執兩端之為握物投人之辭矣。吳興沈清臣正以循道而行屬上節之尾。以半途而廢為次節之首。近世物茂卿說亦然。半途而廢。豈起頭之語乎。表記制言之言。義雖小異。然語勢

則全同。豈可為別解乎。為此等說者非愚則妄。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論語。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文言。龍德而隱者。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朱子曰。不為索隱行怪。則依乎中庸而已。不能半途而廢。是以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也。此言亦精妙依乎中庸。與依於仁同。言不違也。與無終食違同。不須史雖也。索隱行怪。非中庸也。半途而廢。非中庸也。故曰。君子依乎中庸。是中庸之成德。至誠之聖。非勇能不畏。知能不惑。仁能不憂。繫辭。樂天知命。故不憂。則不能也。子貢曰。仁且智。

夫子既聖矣。而孔子不自居聖。故托為他人之事。然其實夫子自道也。
悔者。悔恨而變動也。古以變動為悔。洪範稽疑貞。悔。左傳以為內卦外卦。僖十年國語以為本卦變卦。晉可見半塗而廢。非變動者乎。
此篇引夫子言中庸之語。九十章終于此矣。篇名中庸。以此故也。而初言君子中庸。終言君子依乎中庸。依中庸為君子。反中庸為小人。君子小人之分。惟在中庸之反依焉。而其終所言。乃論語開卷文。言初九潛龍。舜之歷山。伊尹莘野。孔孟以此終身。學者不可不反覆而熟察之也。

右第十一章

洪範稽疑曰貞曰悔。左傳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其卦遇蠱。其占曰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僖五年是內卦為貞。外卦為悔。國語公子重耳親筮之曰尚有晉國。貞也。悔豫。皆八。晉是遇卦為貞之卦為悔。悔有變動之義。故與貞固不變對。可見悔之為悔恨變動矣。

